
明史

明史卷三百三十五　列傳一百八十六

呂坤　張養蒙　魏允貞弟允中

李三才

呂坤字叔簡寧陵人萬曆二年進士爲襄垣縣令有異政期年調大同有豪家殺人當死求所親王家屛請緩其獄坤不可後家屛入佐吏部數稱其賢徵授吏部主事歷郎中清介自持門無私謁出爲山東參政十九年以陝西右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約束將吏不得私餽遺飭邊防恤民瘼廢政畢舉歲當大計副將陳九疇參議和震庇進士有司不糾

劾參政李琦僉事周應中不按行所部注考失平皆劾而貶之自是蜀吏畫勸部內風清嘗巡歷三關見將校無知兵者檄衛所上應襲子弟及武生舍餘於監司擇武舉籍韜畧者教之又立保甲法籍丁壯於官令各習戎器所便而拔其尤者為長合陣習戰由是列城皆有武備居三年召為左僉都御史歷刑部左右侍郎二十五年五月疏陳天下安危其畧曰竊見元旦以來天氣昏黃日光黯淡占者以為亂徵臣不習天文但觀人事當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勢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

皆擬亂機而使之動助亂人而使之倡濟也臣欲惻哭於至尊之前盡吐腹心無由得見敢以救時要務爲陛下陳之陛下知天子之所以尊乎聚天下之億兆生靈而處其上也知億兆生靈之樂天子乎賴其休養生息以保身家也故曰君民一體休戚攸關欲衍國祚於萬年惟固結人心而已蓋自古幸亂之民有四皆取天下者之所資而棄天下者之所不恤也一曰無聊之民飽温無由身家俱困因懷逞亂之心冀緩須臾之死二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法輕生居常愛玉帛子女而不得及其有變則淫掠自圖三

曰邪說之民白蓮結社遍及四方教主傳頭所在成聚倘有招呼之首比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民乘釁蹈機妄思雄長惟冀目前有變不樂天下太平此四民者何代無之陛下誠約己愛人損上益下則四民皆我赤子否則悉我寇讐今天下蒼生貧富可知矣自萬曆十年以來無歲不災所司以軍國匱詘奏報日稀催課如故豈不哀民勢不可已也臣久為外吏熟察民艱見陛下赤子凍骨無葬衣饑腸不再食垣舍不蔽苫藁未完流移日衆棄地猥多留者輸去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門萬里孰能仰訴哉今

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壽宮之費幾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潰幾百萬今大工採木費又各幾百萬矣凡此金錢半非歲額土不加廣民不加多非有雨粟湧金安能為計陛下豈不曰吾多取諸府庫未必盡派閭閻不知甕之所汲皆井泉耳井竭甕安得不空也今國家之防禦疎畧可知矣三大營之兵以衛京師也乃馬半羸敝人半老弱九邊之兵以禦外寇也皆勇於挾上怯於臨戎外衛之兵以備征調資守禦也伍缺於役占家累於需求皮骨僅存折衝奚賴設有千騎橫行將

百城莫守爾時兵不足用必選民丁以怨民鬪怨民誰與合戰哉故人心者國家之命脉也今日之人心臣何敢言惟望陛下收之而已閔髓氣寒土薄民生實艱自造花絨以來比戶困於趣逼遂棄農桑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一疋他若山西之紬蘇松之錦綺歲額既盈加造不已一縷一絲孰非民力與其積於無用勞民殫財孰若定以有常隨取隨足至於饒州磁器西域回青總是不急之需徒累小民敲骨陛下誠一切停罷而江南陝西之人心收矣以採木言之丈八之圍非百年之物深山窮谷蛇虎

雜居毒霧常多人烟絕少寒暑饑渴疾瀉而死者無
論矣乃一木初卧千夫難移倘遇艱難必成傷殞蜀
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至若海木官
價雖一株千两比來都下為費何止萬金臣見楚蜀
之人談及採木莫不哽咽苟損其數增其直多其歲
月減其尺寸川貴湖廣之人心收矣以採礦言之南
陽諸府比歲饑荒今日之民即前歲溝壑僅遺之民
也生氣方蘇菜色未變自責報殷戶而半已驚逃自
供應礦夫工食官兵口粮而多至累死自都御史李
盛春嚴旨 切責而撫按畏罪不敢言今礦砂無利責

民納銀而奸人仲春復為攘奪侵漁之計朝廷得一金郡縣所費千倍此豈陛下初意哉誠勅戒使者毋散砂責銀有侵奪小民若仲春者必誅無赦而四方之人心收矣官店租銀收觧自趙承勛造四千之說而皇店開自朝廷有內官之遣而事權重夫井市之地貧民求升合絲毫以活身家者也陛下享萬方之富何賴於彼且馮保八店為屋幾何而歲有四千金之課課既四千征收何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之今豪家遣僕設肆居民尚受其殃況特遣中貴賜之勑書以壓邪之威行涸澤之計民困豈蘇聊哉陛下

撤還內臣責有司輸課則畿甸之人心收矣天下宗室皆九廟子孫王守仁王錦襲蓋世神奸籍隔數千里而冒認王號子孫事隔三百年而妄稱受寄財產中間僞造絲綸假傳詔旨明欺聖主暗騙親王有如楚王銜恨自殺陛下何辭以謝高皇帝之靈乎此兩賊者罪應誅殛而陛下止令回籍臣恐奸人無憚萬姓驚疑誠急斬二賊以謝楚王而天下宗藩之心收矣崇信伯費甲金之貧十廂珠寶之誣皆通國所知也始誤於科道之風聞嚴追猶未爲過今眞知其枉又禁錮之實害無辜矣請還甲金革去之祿復五城

一廠衛降斥之官而勳戚之人心收矣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其輕其重太祖計定為律列聖又增為例如輕重可以執喜怒之情則例不得為一定之法臣待罪刑部三年矣每見詔獄一下持平者多拂上意從重者皆當聖心如往年陳恕王正甄常照等獄臣等欺天罔人已自廢法陛下猶以為輕俱加大辟然則律例又安用乎誠俯從司寇之平寬就祖宗之法而囹圄之人心收矣自古聖明之君宜樂誹謗之語然而務求言貫諫者知天下之存亡係言路通塞也比來驅逐既多遷補皆罷臣以為天閽邃嚴於至崇嚴

若不廣達四聰何由明照萬里今陛下所謂衆人
之所敢言也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聞矣一人孤立
萬乘之上舉朝無犯顔逆耳之人快在一時而憂貽
他日陛下誠釋曹學程之繫還吳文梓等官凡建言
得罪者悉分別召用而士大夫之心収矣朝鮮密邇
東陲近吾肘腋平壤西隣鴨緑晋州直對登萊倘倭
夷取而有之藉衆為兵就地資食進則斷我漕運退
則窺我遼東不及一年京城坐困此國家大憂也乃
彼請兵而二三其説許兵而延緩其期彼力窮勢屈
必折而入於倭矣陛下早決大計并力東征而屬國

之人心快矣四方輸解之物營辦旣苦轉運尤艱及入內庫率至朽爛萬姓脂膏化爲塵土倘歲一稽核苦獄者嚴監快之刑朽腐者重典守之罪一整頓間而一年可備三年之用歲省不下百萬而解輸之人心快矣自抄沒法重株連數多坐以轉寄則並籍家資誣以多贓則互連親識宅一封則雞豚大半餓死人一出則親戚不敢藏留加以官吏法嚴兵番搜若少年婦女亦令解衣臣曾見之掩目酸鼻此豈盡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牽百口難解奸人又乘機恐嚇挾取貲財不足不止半年之內擾福京師陛

下知之否乎願慎抄沒之衆釋無辜之繫而都下之人心収矣列聖在御之時豈少宦官宮妾然死於箠楚者未之多聞也陛下數年以來疑深怒盛廣廷之中狼籍血肉宮禁之內慘戚啼號厲氣冤魂乃聚福祥之地今環門守戶之衆皆傷心側目之人外表忠勤中藏險毒旣朝暮不能自保即九死何愛一身陛下臥榻之側同心者幾人暮夜之際防患者幾人臣竊憂之願少霽威嚴慎用鞭樸而左右之人心収矣祖宗以來有一日三朝者有一日一朝者蓋一人勵精萬事嚴肅陛下不視朝久矣人心懈弛已極奸邪

竊伺已深守衛官軍祇應故事耳今乾清修造逼近
御前軍夫往来誰識面貌萬一不測何以應之臣望
發宮鑰於質明放軍夫於日昃自非軍國急務慎無
昏夜傳宣惟陛下慎之章奏不荅先朝未有至於今
日強半留中設令有國家大事邀截實封揭言於外曰
留中矣人知之乎願自今章疏未及批荅者曰於御
前發一紙下會極門轉付諸司照察庶君臣雖不面
談而上下猶無欺蔽臣觀陛下昔時勵精為治今當
春秋鼎盛曾無夙夜憂勤之意惟孜孜以患貧為事
不知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君欲富則天下貧天下貧

則君豈獨富今民生憔悴極矣乃采辦日增誅求益廣斂萬姓之怨於一言結九重之仇於四海臣竊痛之使六合一家千年如故即宮中虛無所有誰忍使陛下獨貧今禁城之內不樂有君天下之民不樂有生怨讟愁嘆難堪入聽陛下聞之必有食不能咽寢不能安者矣臣老且衰恐不能復見太平籲天叩地齋宿七日敬獻憂危之誠惟陛下密行臣言翻然若出聖心警悟者則人心自悅天意自回苟不然者陛下他日雖悔將何及耶疏入不報坤遂稱疾乞休中旨許之時給事中戴士衡言其機深志險言石星大

誤東事孫鑛濫殺不辜坤曲為附會無大臣節給事
中劉道亨右坤言徃孫丕揚劾張位位疑疏出坤手
故使士衡劾坤位奏辨帝以坤既罷悉置不問初坤
按察山西時嘗撰閨範圖說內侍購入禁中鄭貴妃
因加十二人且為製序屬其伯父承恩重刊之士衡
遂劾坤因承恩進書結納宮掖包藏禍心坤馳疏力
辨未幾有妄人為閨範圖說跋名曰憂危竑議畧言
坤撰閨範獨取漢明德后者后蓋由貴人進中宮以
媚鄭貴妃坤疏陳天下憂危無事不言獨不及建儲
意句可見其言絕狂誕將以害坤人或為坤危坤坦

然自信不爲動已帝歸罪士衡等其事遂寢坤爲人剛介峭直素留意正學家居久日與後進講習不倦所著述多出新意不襲舊聞初在朝與吏部尚書孫丕揚深相得後丕揚復爲吏部屢推坤左都御史未得命言臣以八十老臣保坤與臣得親見用坤之效不效甘坐失舉之罪死且無憾已又言臣所知海內名賢堪大用者無如坤臣出山之日私心自盟此行不起坤雖薦百賢亦爲負職乞陛下俯采臣言無何薦天下三大賢一沈鯉一郭正域其一即坤丕揚前後推薦疏至二十餘上帝終不納福王封國河南賜

莊田四萬頃坤在籍上言國初分封親藩二十有四勝田無至萬頃者河南已封周趙伊徽鄭唐崇潞八王若皆取盈四萬占兩河郡縣且半幸聖明裁減後裁書執政言之會廷臣亦力爭得減半卒天啓初贈

刑部尚書

張養蒙字泰亨澤州人萬曆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歷吏科左給事中養蒙少負才名明習天下事既居言職慷慨好建白十四年以南北水旱條上治奸民恤流民發冒民三事帝嘉納之錦衣都指揮羅秀故中官滕祥家奴也初謀僉書衛事兵部尚書王遴不從失

懽權要而去及張佳胤代避秀竟賁緣得之都下譁然養蒙疏發其狀秀勤罷佳胤亦引退御史高維崧等言事被論養蒙既偕同官論救復特疏訟之忤旨奪俸故事部曹不得改科道至是多營求預選帝以養蒙言而罷尋遷工科都給事中時采木四川已及額商人輸木後者詔追其銀商不勝困養蒙以為言亟獲免都御史潘季馴奏報河工養蒙上言曰二十年來河幾告患矣當其決隨而議塞當其淤隨而議濬兩者事竣輒為論功夫淤決則委之於天災而不任其咎濬塞則歸之人事而共蒙其賞及報成未久

惟有後虞急求謝事而繼之者復告患矣此其故皆由於不久任也夫官不久任其弊有三後先異時也人己異見也功罪難執也請做邊臣之例增秩久任斯職守專而可責成功也帝深然之有詔潞安進紬二千四百疋未幾復命增進五千養蒙率同官力爭且曰從來傳奉織造具題者內臣擬旨者閣臣抄發者科臣今徑下部不由閣擬科抄非祖制不從養蒙剛方亮直資望當得京卿而為同列所擠乃出為河南右參政持憲貞度日益有名召為太僕少卿四遷左副都御史二十四年極陳時政闕失言邇來殿廷

稱御上下交疑或疑外臣不可盡信或疑外事未可
盡從君臣相猜政事積廢市猾得以揣意旨左右得
以橫威權德則不競惟利是聞國是若斯禍將胡底謹
以三輕二重之弊冒死為陛下陳之一部院之體漸
輕或虛其位而不補或用其人而不任如冬官一曹
亞卿專署已為異事乃冢宰何官數月虛位法司議
劉世延罪竟爾留中主事劉冠南疏入即發何小臣
聽而大臣不聽單疏下而公疏不下哉以至戶曹三
疏諫開礦臣院九疏催行取皆置不報議大事則十
疏而九疏不行過廷推則十人而九不用夫大臣師

表百僚奈何輕之至此忠藎者思解綬浮沉者屢彈冠國是將何賴乎一科道之職漸輕五科都給事中久虛不補御史曹學曾一繫不釋考選臺諫屢請屢格乃至服閣補任亦皆廢閣是不欲言路之充也夫政無缺失何俾人言既有可言正資臺諫奈何輕之至此徒使惟諾風成蹇諤意絕豺狼不問狐鼠橫行國是將何定乎一撫按之任漸輕如開礦一事撫按有言咸蒙切責於是鄭一麟以千户而妄劾孫鑛王虎以中官而妄劾李盛春夫閹人武弁得以制廵撫之命紀綱不倒置乎一璫得志諸璫效尤撫按斂手

何有於監司從此陛下之赤子將無人拊循矣一進獻之途漸重夫有道之君不貴異物匹夫熒惑有常刑今武下僚捐俸儒士獻資名為助工實懷覬幸甚者百户王守仁以謀復世爵妄稱楚府而使陛下恩薄於懿親主簿張以述以求復舊秩妄獻白鹿而使陛下德損於玩物部臣糾之不聽言官糾之不聽業已明示好惡大開受獻之門將見媢子宵人投袂蠭起今日獻靈瑞明日貢珍奇究使敗節文官債軍武帥憑藉財神邀求故物不至如嘉靖末年之濁亂不止也一內差之勢漸重中使紛然四出乞請之章

無日不上批答之旨無言不遏夫細人之心見利則動天子之貴豈當患貧惟陛下有假大工以實内藏之心故左右藉武弁以營差武弁藉左右以網利共搆狂言誑惑天聽陛下方厭外臣沮撓謂欲辦家事必須家奴於是武人有言無不立聽豈武弁皆忠君而朝紳盡誤國乎今奸宄實煩有徒採礦不已必及採珠皇店不止漸及皇莊繼而營市泊繼而復鎮守内可以謀坐營外可謀監軍正德敝風其鑒不遠凡此三經二重勢無相因德與財不並立中與外不兩勝惟陛下早見而速圖之社稷蒼生之福也不報又明

年六月兩宮三殿繼災養蒙復上疏曰近日之災前古未有自非君臣交儆痛革敝風恐虛文相誕大禍必至臣請陛下躬謁郊廟以謝嚴譴立御使殿以通物情早建國本以繫人心停銀礦皇店之役杜四海之亂階減宦官宮妾之刑弭蕭墻之隱禍然此皆應天之實事猶非應天之實心也倘不先正其心但據求之於事雖有罪己之空言亦終於矯誣耳故罪己不如正己格事不如格心陛下平日成心有四一曰好逸朝享倦於躬臨奏章倦於省覽古帝王乾健不息似不如此一曰好疑疑及近侍則左右莫必其生

疑及外庭則寮寀不安於位究且謀以疑攻奸以疑
容古帝王以至誠馭物似不如此一曰好勝奮厲威
嚴以震群工書詔譴而惡鯁直厭封駁而樂從順從
古帝王予違汝弼似不如此一曰好貨以聚斂為奉
公以投獻為盡節珠玉盈於帷幄錦繡溢於篚箱古
帝王四海為家似不如此願陛下戒此四者亟圖更
張庶天意可回國祚可保帝亦不省尋遷戶部右侍
郎時再用師朝鮮命之督餉事寧予一子官三十年
尚書陳渠稱疾乞罷詔養蒙署事會養蒙亦有疾在
告固辭給事中聶子陽劾其托疾遂罷歸卒於家天

啓初賜謚毅敏

魏允貞字懋忠南樂人萬曆五年進士授荆州推官大學士張居正歸楚群吏趨事恐後允貞獨不赴張氏奴干紀執而挾之居正戒子弟謹避焉以治行最徵授御史吏部尚書梁夢龍罷允貞言銓衡任重往者會推之前所司率授指執政或司禮中官以故用非其人願自今以為戒帝納其言特用嚴清中外翕服俄劾兵部尚書吳兌先結納高拱張居正今又餽馮保千金封識署名宛然尚在且以軍械火器私遺俺荅不可典中樞兌竟引去已陳時弊四事言自居

正竊柄吏兵二部銓除必先関白故所用悉其私人
陛下宜與輔臣精察二部之長而以其職事歸之使
輔臣不侵部臣之權以行其私部臣亦不乘輔臣之
間以自行其私則官方自肅自居正三子連登制科
流弊迄今未已請自今輔臣子弟中式俟致政之後
方許廷對庶倖門稍杜自居正惡聞讜言每遇科道
員缺率擇才性便給工諂媚善逢迎者授之致昌言
不聞佞臣得志自今考選之時陛下宜嚴勅所司毋
循故轍俺荅自通市以來邊備懈弛三軍月餉既尅
其半以充市賞復尅其半以奉要人士無宿飽一旦

强敵負約誰能禦之至遼左戰功尤可駭異軍聲則
日振於前生齒則日減於舊所獲止嬰兒婦人受封
已通侯世爵由中樞好張邊功故奏報失真遷叙逾
格賞罰無章何以能國哉疏入下之都察院先是居
正既私其子他輔臣若呂調陽子興周張四維子泰
徵甲徵申時行子用懋皆相繼得舉至是甲徵用懋
將廷對而光貞疏適上四維大愠言臣待罪政府無
所不當聞今因前人行私而欲臣不預聞吏兵二部
之事非制也因為己子自誣且乞骸骨時行亦疏辨
帝並慰留而責光貞言過當戶部員外郎李三才奏

允貞言是宜採納帝怒並貶秩調外允貞得許州判官言官周邦傑趙卿等論救不納允貞雖調然自是輔臣居位其子無敢登第者矣允貞累遷右通政二十一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允貞素剛果清操絶俗屬吏稟稟奉職以所部地瘠民貧力行節儉自幕供用至州縣冗費悉爲裁損歲得銀數萬兩用以建亭障建烽堠置器市馬爲戰守具且易粟備荒公私咸賴又奏免平陽歲額站銀八萬以所省郵傳羨銀補之雁門平定軍以逋屯糧竄徙允貞奏除其租招令復業苛嵐互市省撫賞銀至六萬兩汾州有西

郡王宗人與軍民襍處知州秩卑不能制奏改為府
自歎市戍邊政廢允貞躬視要害築邊墻萬有餘丈
民不知勞政聲大著天子亦數嘉其能初允貞下教
節省平陽奉教獨先允貞善之由是屬吏乘風所裁
戢過當允貞謂非人情輙還其牘其持大體如此二
十四年九月詔內使張忠採礦山西允貞抗章極諫
不報已西河王知𤓰請開解州安邑絳縣礦以儀賓
督之指揮王守信請開平定稷山諸礦帝並報允允
貞恐民愈擾請令張忠兼領亦不納明年七月三殿
災詔求直言允貞疏請君臣交儆言召變致災咎在

輔臣歷數趙志皐張位罪請勒位以嚴嵩晏言為戒志皐以李本為戒且曰前二臣以二月加恩踰月兩宮災今年又加恩而三殿復災天意昭然臣誠不忍陛下聖明為二臣所誤疏入位等力辨求罷帝慰留責允貞遽臣不當言朝事且因屢推不用遂肆狂言奪俸五月頃之允貞疏舉遺賢請召還王家屏陳有年沈鯉李世達王汝訓及小臣史孟麟張棟萬國欽馬經綸顧憲成趙南星鄒元標等皆帝所深惡者疏留中以久次進右副都御史二十八年春疏陳時政缺失言行取諸臣幾經論薦陛下猶不輕予一官

彼魯坤馬堂高淮孫朝輩試之何事舉之何人乃令其銜命横行生殺予奪惡恣其口廷臣所陳率國家大計一皆寢閣甚者嚴譴隨之彼報礦報税之徒悉無賴奸人鄉黨不齒顧乃朝奏夕報如響應聲臣不解也胥徒入鄉民間猶擾况緹騎四出如虎若狼家室立破如吳寶秀華鈺諸人禍至慘矣而陛下曾不一念及錢穀出入上下相稽猶多奸弊動使手握利權動逾數萬有司不敢問撫按不敢聞豈無吮膏血以自肥者而陛下曾不一察及金取於滇不足不止珠取於海不罄不止錦綺取於吳越不極奇巧不止

乃元老聽其按閣直臣幾於永錮是陛下之愛賢士
曾不如愛珠玉錦綺也疏奏亦不省先是張忠既以
開礦至後孫朝復來権稅兩人誅求百方允貞每事
裁抑兩人胥怨會忠杖死太平典史武三傑朝使者
逼死建雄縣丞李逢春允貞疏暴其罪朝怒亦劾允
貞抗命沮撓語極醜詆帝留允貞疏不下而下朝疏
於部院吏部尚書李戴都御史温純等力稱允貞賢
請下允貞疏平議帝并留中給事御史許子偉何熊
祥等交章乞下部院疏亦不報而山西軍民數千人
懇允貞去相率詣闕愬寃兩京言官亦連章論救帝

乃丙置不問明年思以夏縣知縣袁應春與己抗禮劾而罷之允貞力稱應春賢請留之不報是時允貞父年已九十餘允貞歲歲乞侍養章至二十上廷議以動使害民非允貞不能制固留之其年五月允貞請益力乃始聽歸士民為立祠已閱視者奏允貞守邊勞即家進兵部右侍郎尋卒天啓初追謚介肅學允中允孚允中為諸生副使王世貞大器之歲當鄉試世貞戒門吏曰非魏允中第一無代鼓以傳也抵暮鼓發果然時無錫顧憲成漳浦劉廷蘭並為舉首負儁才時人稱三解元尋與廷蘭舉萬曆八年進士

會張居正專政其年正月日月並食五月月再食八月彗星見九月太白經天蘇松諸府大水子弒父薊鎮地震累日蜀夷時入塞下掠財物識者危之而中外方競稱居正功德兩人相顧太息憂形於色而居正傲戾不可諫止乃各上書座主申時行勸之補救時行不能用允中尋授太常博士擢吏部稽勳主事調考功未幾卒允孚先允中舉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允貞子廣微官少師大學士自有傳廷蘭與兄廷憲全舉進士未仕卒廷憲終雲南提學副使兄廷芥亦舉進士官紹興知府允貞廷蘭兄弟並負才名世所

稱南樂三魏濬浦三劉者也
李三才字道甫順天通州人萬曆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郎中三才雅負志節與南樂魏允貞長垣李化龍以名世相期許及允貞言事忤執政三才抗疏直之坐謫東昌推官再遷南京禮部郎中時允貞化龍及鄒元標並官南曹益相與講求經世務名籍甚出為山東僉事所部多大猾積盜三才廣設方畧悉擒滅之遷河南參議進副使兩督山東山西學政竿牘無敢至其門擢南京通政參議召為大理少卿二十七年以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時

礦稅使四出三才部內榷稅則徐州陳增儀真暨祿
鹽課則揚州魯保蘆政則沿江邢隆基市千里間延
引奸徒偽鍥符印所至若捕叛亡公行擄掠而增尤
甚數窘辱長吏獨三才以氣凌之隨事裁抑其爪牙
肆惡者密令死因引為黨輒捕殺之增為奪氣然奸
民以礦稅故多起為盜浙人趙一平以妖術倡亂事
覺竄徐州易號古元妄稱宋後與其黨孟化鯨馬登
儒董延聚亡命私署偽官期以明年二月諸方並起
賴謀洩化鯨等皆就捕一平亡之寶坻見獲三才再
疏陳礦稅之害言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

子孫民亦戀妻拏奈何陛下欲崇聚財貨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綿祚萬年而不使小民適朝夕之樂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於斯而可幸無亂者苟及於亂則珠玉等於糞土數年之儲不足一瞬之用悖入悖出誠可畏也今闕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則在溺志貨財縱聰明時啓欲必從而掩之是以政務有所不暇臣請渙發德音罷除天下礦税欲心既去然後政事可理踰月未報三才又上言臣為民請命月餘未得請聞近日章奏及礦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之所關不顧陛下有是也且陛下

毋以民為弱也一旦衆畔土崩則小民皆為敵國風馳壓驚亂衆麻起陛下塊然獨處即有黃金盈廂明珠填屋誰為守之當此之時雖家散萬金人分雙璧亦何救於敗亡哉且天下欲為趙古元者何限在朝廷有以彌其心耳今乃故驅而迫之臣懼小民之不為朝廷有也亦不報三十年帝有疾詔罷礦稅俄止之三才抗疏極陳國勢將危請亟下前詔不聽時漕口水涸阻漕三才議濬渠建牐費二十萬請留漕粟濟之督儲侍郎趙世卿力爭不可三才遂引疾求去帝惡其委避許之於是淮揚巡按御史崔邦亮巡漕

御史李思孝給事中曹于汴御史史學遷袁九皋交章乞留而學遷言尤切謂陛下以陳增故欲去三才故托辭辭其官夫三才今之管夷吾也綏巖疆荷國事非三才誰可者可以一增而去之耶年來中使四出海內如沸所恃二三賢臣為之維挽其間遇李盛春之去以王虎魏允貞之去以孫朝即前朝臣李誌之去亦以礦稅事其他監司守令之去者又纍纍不可勝數而今三才復繼之賢人去國豪傑解體大可憂也聞淮上軍民以三才之罷欲甘心於增增亦避不敢出果爾則三才之賢與不當去益可知矣疏仍

不荅三才遂去淮之徐州連疏請代未得命會侍郎謝杰代世卿督催復請留乃命三才供事俟代者帝亦竟不遣代也明年九月復疏言乃者迅雷擊陵大風拔木洪水滔天萬民昏墊天變極矣趙古元方硃於徐李大榮旋梟於亳而睢州巨盜又復見告人離極矣當此大難將作之秋天人共憤之日臣即欲爲全軀保妻子之計亦不可得又烏能已於言哉陛下每有徵求必曰内府匱乏夫使内府而果匱乏是社稷之福也所謂貌瘦而天下肥也而其實不然陛下所謂匱乏者黃金未遍地珠玉未際天耳豈此小民

饔飧不飽重以征求箠楚無時桁楊滿路官惟丐罷民惟請死陛下獨不聞耶既聞之寧不惕然警悟耶陛下毋謂臣禍亂之言為未必然也若既已然矣將置陛下何地哉亦不報既而睢盜就獲三才因奏行保甲賑濟弭盜安民數事部內晏然先是歙人程守訓以資官中書為陳增參隨縱橫自恣於其里起第建坊署其榜曰帝心簡在所至鼓吹盛儀衛許人告密刑考及婦孺惟畏三才不敢至淮三才劾治之得其奸贓數十萬增懼為己累並捜獲其奇珍異寶及僭用龍文服器由是守訓及其黨俱下吏伏法遠近

大快未幾增死以税務隸有司准人益安三十四年
皇孫生詔併礦税釋逮繫起廢滯補言官既而詔旨
不盡行三才疑首輔沈一貫尼之上疏陰詆一貫甚
力繼又言恩詔已頒旋復中格道路所傳謂前日新
政原非聖意不過乘一時喜心故旋開旋蔽又謂首
輔慮沈鯉朱賡逼己既忌其有所執爭形己之短又
耻其事不由己欲壞其成故行賄左右百計相傾多
方蠱惑致新政阻格幸賜裁察帝得疏震怒嚴旨切
責奪俸五月其明年暨祿卒三才因請盡撤天下税
使帝不從命魯保兼之是時顧憲成里居講學東林

好臧否人物三才與之深相結憲成亦傾信不疑三才尋疏請補大僚選科道錄遺佚因言諸臣祇以議論意見一觸當塗遂永棄不收要之於陛下無忤今乃假天子之威以錮諸臣復假忤主之名以文已過負國負君罪莫大此意葢謂憲成鄒元標及趙南星諸人發忤旨不報三十六年極陳朝政廢壞請帝奮然有為與天下更始且力言遼左阽危必難永保狀帝置不省三才揮霍有經濟大略在淮久既以折稅監得民心及淮徐歲祲又請賑恤蠲馬價淮人深德之至是累加至戶部尚書官愈顯名愈盛遂頗自肆

通四方餽遺然性愛賓客酷嗜古書畫器物所得亦緣手盡會內閣缺人建議者謂不當專用詞臣宜與外僚參用意在三才及總憲員缺需次內召由是忌者日衆諸議紛然明年十二月工部郎中邵輔忠遂劾三才大奸似忠大詐似直列其貪偽險横四大罪又明年正月御史徐兆魁繼之三才四疏力辨且乞休給事中馬從龍御史董兆舒彭端吾南京給事中金士衡相繼為三才辨請留之大學士葉向高言三才已杜門待罪宜速定去留為漕政計皆不報已而南京兵部郎中錢策南京給事中劉時俊御史劉國

縉喬應甲給事中王紹徽徐紹吉周永春姚宗文朱一桂李瑾南京御史張邦俊王萬祚復連章劾三才而給事中胡忻曹于汴南京給事中段然御史史學遷及記事馬孟禎王基洪又交章論救朝端聚訟迄數月不已憲成乃貽書向高力稱三才廉直且曰三才勤學力行爲古醇儒又貽書孫丕揚力辨之御史吳亮素善三才即以兩書附邸報並傳由是議者益譁應甲復兩疏力訐至列其十貪五奸帝皆不省三才亦力請罷疏至十五上既久不得命遂自引去帝亦不罪也三才既家居結納兩都朝士勢猶張忌者

慮其後用四十二年御史劉光復劾其盜取皇木營建私第至二十二萬有奇且言三才與于玉立遥執朝權意所欲用銓部輒為推舉勢不可長三才疏辨請遣中官按問於是給事中劉文炳御史李徵儀工部郎中聶心湯大理丞王士昌助光復力攻三才徵儀心湯三才所嘗舉吏也於是三才憤甚自請籍其家工部侍郎林如楚言三才賓與商人市木不當目之為盜且數不若是多宜遣使覆勘光復再疏并言其侵奪官廠為園囿御史劉廷元遂率同列繼之而潘汝禎又特疏論劾既而巡按御史顏思忠亦上疏

如光復指三才益憤請諸臣會勘又請帝親鞫乃詔
徵儀偕給事中吳亮嗣往其明年光復坐事下獄三
才陽請釋之而復述邪正水火之際力為東林辨曰
自沈一貫假撰妖書擢傒楚宗舉朝正人攻之以去
繼湯賓尹韓敬科場作奸孽由自取於人何尤而今
之黨人動與正人相仇士昌光復尤為戎首挺身主
盟力為一貫敬報怨朝謀夕計排彼激此騰說百端
攻擊千狀以大臣之賢者言之則葉向高去矣王象
乾孫瑋王圖許弘綱去矣曹于汴胡忻朱吾弼葉茂
才南企仲朱國禎等去矣近有攻陳薦汪應蛟去矣

以小臣之賢者言之梅之煥孫振基段然吳亮馬孟
禎湯兆京周起元史學遷錢春等去矣李朴鮑應鰲
丁元薦龐時雍吳正志劉宗周等去矣合於己則留
不合則逐陛下革知諸臣之去豈知諸黨人驅之乎
今奸黨仇正之言一曰東林一曰淮撫所謂東林者
顧憲成讀書講學之所也從之遊者如高攀龍姜士
昌錢一本劉元珍安希范岳元聲薛敷教並束身厲
名行何負國家哉偶曰東林便成陷穽如鄒元標趙
南星等被以此名即力阻其進所朝上而夕下者惟
史繼偕諸人耳人才邪正實國祚攸關惟陛下察焉

疏入衆益恨之亮嗣等既往勗久之無所得第如光復言選報遂落職為民天啓元年遼陽失御史房可壯連疏請用三才有詔廷臣集議通政叅議吳殿邦力言不可用至目之為盜臣御史劉廷宣復薦三才言國家既惜其才則用之耳又何議然廣寧已有王化貞不若用之於山海帝是其言即欲用三才而廷議相持未決詹事公鼐力言三才宜用刑部侍郎鄒元標僉都御史王德完亟主之已德完見衆議不預遂變前說及署議元標亦不敢主德完誚其首鼠兩端議竟不決三才事遂寢三年起南京户部尚書未

上卒後魏忠賢亂政其黨御史石三畏追劾之詔削籍奪封誥崇禎初復官三才才大而好用機權善籠絡朝士撫淮十三年結交遍天下性又不能持廉以故為衆口所毀其後擊三才者若輔忠徐兆魁王紹徽徐紹吉喬應甲劉廷元姚宗文潘汝禎吳殷邦輩咸以附魏忠賢名麗逆案而推轂三才若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劉宗周皆表表為時名臣故世更以三才為賢

論曰神宗以贖貨之私溺信奸璫以致豺狼遍野生靈塗炭而利慾迷錮漠不動心士大夫嵩目時艱勢

如累卵即欲不大聲疾呼解衣危論豈可得乎且夫納約自牖信而後諫諸臣亦豈不聞焉顧時方孔棘迫於救焚庶幾倖邀一中以解斯民倒懸之厄即非常抵觸立賈捐糜皆不暇計矣鞠躬盡瘁直哉如矢諸臣其殆似之乎

明史卷三百三十六　　列傳一百八十七

衛承芳　蔡應科　孫瑋　王圖

丁賓　衛一鳳　薛三才　弟三省

翁正春　余懋衡

衛承芳字君大達州人隆慶二年進士萬曆中累官温州知府公廉善撫字進浙江副使謝病歸薦起山東參政歷南京鴻臚卿三十三年吏部推太常少卿朱敬循為右通政以承芳貳之敬循者大學士賡子也賡言承芳與臣同年進士恬澹之操世罕能及臣子詎不當先之帝許焉尋遷南京光祿卿三十五年

拜右副都御史廵撫江西嚴絶餽遺屬吏爭自飭南
昌諸府饑請改折漕粟寛積逋停燒造報可鄱内多
宗室歲禄不給承芳悉心調劑上下安之入爲南京
兵部右侍郎四十年就拜户部尚書福王乞得蘆洲
自江都抵太平南北千餘里自遣内官徴課承芳抗
疏爭卒不從尋改南京吏部卒官承芳好學敦行誼
通籍五十年清白自持老而彌厲贈太子少保謚清
敏承芳仝年生蔡廕科龍溪人由瑞州推官入爲户
部主事遷廣西知府時進士無官遠惡郡者廕科處
之怡然拊循民夸政績甚著歷廣東左布政使三十

六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軍民畏威豁峒蠻獠皆讋服居三年進南京户部右侍郎就拜右都御史時吏部選除率憑撫按注考而駢語多難曉部臣揣測往往失真致黜陟乖桀應科請止以才守心術年貌五者注考毋務為庾詞時不能用中朝朋黨既興是非淆亂應科以為憂疏言人臣比肩事主本無邪心本無黨附衹以語言不合於己輒目為邪建白偶同於人遂指為黨長此不已禍將貽之國家幸明主垂察不聽應科素嚴粹白晚官留京與承芳並以雅度領袖群倫時望甚重四十五年卒官

孫瑋字純玉渭南人萬曆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事中奏劾中貴魏朝東廠辦事官鄭如金罪如金坐下詔獄二人皆馮保心腹也初張居正誣陷遼王以刑部侍郎同安洪朝選鞫其罪銜之後勞堪巡撫福建希居正意諷同安知縣金枝捃摭朝選事堪飛章奏之命未下遣人往捕二日夜馳五百里至即置之獄絕其飯食三日死禁勿殮屍遂腐堪尋召為左副都御史未至京而居正卒朝選子都察院檢校競許冤闕下堪復飛書抵馮保削競籍廷杖遣歸至是瑋白發其事并及他貪虐狀堪遂免官尋朝選妻許

寃丘僻亦爲之訟而競復援胡櫝王宗載事請與堪俱死乃遣堪戍時厰衛承馮保餘威濫受民訟撫按訪察奸猾多累無辜有司斷獄往往罪外濫罰帝好用立枷重至三百餘斤犯者立死瑋皆極陳其害詔立枷如故餘從瑋言以母病不俟命擅歸坐謫桃源主簿歷遷太常卿三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先是朝鮮用兵置軍天津月餉六萬悉派之民閒前撫臣汪應蛟因役軍大治水田以所入充餉瑋踵行之田益墾治遂免加派時歲比不登民多轉徙至三十三年清苑安肅清河大蝗祈安二州永年成安肥

鄉曲周雞澤高陽新安深澤靜海諸縣大水田廬盡沒璋多方振救帝亦時出內帑佐之所條荒政率報允饑民獲濟時畿輔礦使尤衆礦已竭猶搜鑿不已至歲責民賠納璋累疏陳其害至是以天津稅使馬堂橫恣列上其六大罪皆不省進兵部侍郎巡撫如故璋才任理劇廉勤有威惠治迹甚著召爲右都御史督倉場三十九年進戶部尚書督倉場如故是時大僚多缺命璋署戎政已又兼署兵部璋言陛下以纍纍三印悉畀之臣豈眞國無人耶臣所知大僚則有呂坤劉元震汪應蛟庶僚則有鄒元標孟一脉趙

南星姜士昌劉九經諫臺則有王德完馮從吾輩皆
德立行修足備任使茍更閱數年陛下即欲用之不
可得矣弗聽都察院自溫純去後　年不置代至四
十年十二月外計期迫始命瓚以兵部尚書掌左都
御史事瓚素負時望方欲振揚風紀而是時朋黨勢
成言路益横會南畿巡按御史荊養喬與提學御史
熊廷弼相訐瓚議令廷弼解職候勘廷弼黨官應震
吳亮嗣輩遂連章攻瓚瓚累疏乞休帝皆慰留無何
吏部以年例出兩御史於外不關都察院瓚以失職
求去益力疏十餘上明年七月稽首文華門出郭候

命至十月始予告歸天啓改元起南京吏部尚書明年改兵部參贊機務又明年召拜刑部尚書時囚繫日衆獄舍至不能容琦請延讞者就州縣分繫人情便之內使王文進殺人下司禮議罪其餘黨付法司琦言一獄不可分兩地請并文進下吏不聽其冬以吏部尚書再掌左都御史事累以老疾辭不允四年秋病篤上疏曰今者天災迭見民不聊生內而城社可憂外而牖戶未固法紀凌遲人心危解陛下欲圖治平莫如固結人心欲固結人心莫如登用善類舊輔臣劉一燝憲臣鄒元標尚書臣周嘉謨王紀孫慎

行盛以弘鍾羽正侍郎臣曹于汴詞臣文震孟科臣侯震暘臺臣江秉謙寺臣滿朝薦部臣徐大相並以老成之度蹇諤之姿而飄落林泉跧伏草野良可嘆惜倘掌簡擢必能昭德塞違拾遺補闕為陛下収拾人心尤望陛下寡欲以保聖躬勤學以進主德優容以廣言路明斷以攬大權則天意可回民志可定臣遘疾危篤報主無期敢竭微忱用當尸諫遂卒贈太子太保魏忠賢用事陝西巡撫喬應甲劾璘素黨李三才趙南星不當叨冒恩恤詔追誥命奪其廕崇禎初復之後謚莊毅

王圖字則之雒州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討論國典朝章甚習於時相無所附麗積資十五年始以右中允掌南京翰林院事明年召充東宮講官妖書事起沈一貫欲有所羅織圖其教習門生也引古誼畫言規之累遷詹事充日講官教習庶吉士三十七年進吏部右侍郎掌翰林院圖事兄國畫弟道國性嚴圖既貴猶名呼圖圖事之愈謹時國以兵部侍郎巡撫保定兩人並負時望朝右推爲西北正人而會朋黨初起廷臣各有所左右其歸東林及李三才者往往推轂圖兄弟會孫丕揚起掌吏部孫

璠以尚書暨倉場皆陝西人諸不悅圖者遂目為秦黨嘗神宗朝內閣最賢稱王家屏沈鯉二人其後物情所屬則郭正域劉曰寧及圖而三至是正域久逐曰寧遽卒時望益歸圖而葉向高獨相久中外屬請益輔臣圖地望最近旦夕且入輔由是忌者益眾適將京察羣小惡東林及李三才王元翰者設詞惑丕揚令發單咨訪是非為鉤黨之計圖詒曰若爾則東林與吾秦人一網盡矣亟言於丕揚止之羣小知益太恨謀所以中圖而圖之典會試也湯賓尹欲私韓敬與知貢舉吳道南盛氣相詬誶比出闈道南欲劾

賓尹以圖勸而止賓尹終憾道南害己思攜忠其門生王紹徽者圖同郡人遂詔圖極譽賓尹言道南黨與甚多欲傾賓尹并及圖宜善爲計圖正色却之紹徽怫然去時賓尹已爲祭酒其先歷官翰林京察當圖注考自以生平無行必見斥思先發傾之乃與紹徽計令御史金明時劾圖子寶坻知縣淑抃列其贓私鉅萬且謂圖素疾李三才圖爲求解圖怒而詈之圖遂欲以拾遺去國皆虛語也圖兄弟抗章力辨得白小人復僞爲淑抃劾圖疏播之邸抄圖上疏言狀帝爲下詔購捕乃已及考察卒注賓尹不謹疏其官

明時亦被黜尙是其黨大誅秦聚奎朱一桂鄭繼芳
徐兆魁高節王萬祚曾陳易董遂與章力攻期必去
圖國亦連章求去出郊待命帝優溫詔慰留圖堅臥
不起九閱月始予告歸國亦乞休去未幾卒而圖兄
焕猶未己四十五年京察擧小爲政以拾遺落其職
天啓三年召爲故官明年進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
魏忠賢竊柄其黨劉廷元論圖遂削籍後紹徽秉銓
用其黨喬應甲撫陝將搆圖會紹徽卒事乃解圖亦
尋卒崇禎初贈太子太保謚文肅淑於起進士終户
部郎中

丁賓字禮原嘉善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句容知縣清徭賦課農桑毀淫詞政績大著徵授御史大學士張居正賓座主也居正銜御史劉臺劾以贓屬賓往遼東按之賓力辭忤居正意遂去官久之不出萬曆十九年薦起故官復以憂去二十七年起南京大理丞累遷南京右僉都御史兼督操江時江防多懈賓常率將校乘一舟往來周視將吏莫敢不飭又增設守兵分戍要害部內晏然故事南衛世職率赴京師請襲多留滯不得官賓請就南勘襲人情大便妖民劉天緒左道事覺兵部尚書孫鑛欲窮治之人心駭懼及

詔下法司訊鞫則賓姦稱刑部大理事遂力主平反鑛危言怵賓不爲動對衆焚其名册用妖言律論七人死餘皆獲釋又有造蜚語誣坐逆黨二十餘人賓亦騰章雪之都人大悦四十年召拜工部左侍郎尋擢南京工部尚書時南中大僚多缺賓歷署諸曹稽遍剔奸決蠹事皆治辦濬渠巷陌爲勢家侵奪者釐而出之祠廟非祀典悉毀自上元至丹陽道路盡易以石行旅頌之數引年乞罷不得請光宗立始予致仕賓宦南都三十年持身清簡加意貧民每遇旱潦輒請賑貸時出家財佐之初受業王畿好良知之學

政暇即講學守仁祠所設施規畫多本經術既去官
南中婦子無不追思丁尚書者初賓以御史家居及
丁憂歸連三歲大饑咸捐貲賑濟至天啓五年復捐
粟三千石賑貧民以貲三千金代下戶之不能輸賦
者撫按錄上其先後事時已加太子少保詔進太子
太保旌其門賓好施惠而自奉約一冠十年不易所
居屋棟壞植木支之以年高三被存問年八十八北
遊曲阜謁孔陵還經淮陰見民運僱舟之害即謁漕
使者白停之崇禎六年端坐卒年九十一謚清惠江
南士民皆就生祠哭之

衛一鳳字伯瑞陽城人萬曆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紹興知府母憂歸起補青州質直明恕政平訟理歲饑奸民競起刼奪捕其魁治之發倉賑貸境內帖然御史釋菜文廟前知府率長跪進茶一鳳獨道學官代御史不悅已覈知其賢慰薦之遷陝西副使分巡隴右終養歸起巡青州治河侍郎劉東星知一鳳才奏改濟寧已進參政復移青州召爲應天府丞四十年以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陝有寇嘯聚馳檄諭之即解散居三年擢南京兵部右侍郎久之就進刑部尚書泰昌改元移兵部參贊機務考選軍政以

平允見稱故事南京貢品物册徒有定額其後中貴
競貴私裝騎額數倍一鳳力請禁之得報可時熹宗
初魏忠賢已用事一鳳察其必亂政三疏請告去崇
禎六年卒於家年八十四贈太子少保一鳳端方廉
介歷四十載未嘗一掛吏議鄉人誦其清德與鄉先
輩都御史楊繼宗並稱馮子建𠍣崇禎十年進士終
淮安知府
薛三才字中孺定海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
授兵科給事中李成梁奏敗土蠻子卜言帝已告廟
宣捷三才再疏論其欺罔火落赤犯洮河閩中震動

總督梅友松烈撫趙可懷言賊志在掠畜非敢犯順三才役力馭之兵部推故總兵官李應祥僉書南京右府三才言應祥行賄事敗褫官不當驟復應祥遂勒免巳言錦衣衛傳陞乞陞官毋令與事非人命奸盜勿緝捕疏寢不行累遷禮科都給事中秦王請封奉國中尉誼潑為郡王三才力言非制朝鮮王李昖以長子有疾請立次子琿為嗣三才曰是貴倫也不可湖廣貢觧不如制取布政使武尚耕等官給事中張濤喬鎔言事被謫三才並論救坐奪俸二十三年出為湖廣右參政遷按察使歷左右布政使並在湖

廣三十一年楚宗人華越等二十九人許楚王華奎非恭王子大學士沈一貫右王下其撫趙可懷等勘治三才深知王僞以詔旨嚴切不敢爭華越遂奪爵錮高墻餘論罪有差於是諸宗人憤有後言而王喜得解進萬金助大工又購玉帶名馬珍玩載以臣𦡷入都餽謝當路宗人蘊鈐等率衆百餘人挾刃渡江邀之漢陽奠得所遺朝貴書將挾以為辭裝發不得書亡賴者遂攫其貨可懷聞急遣副使周應治往捕之獲三十餘人裸其體桎梏之鳴金鼓而入諸宗益怒三才與一貫同郡而持議不阿謂宗人無繫法不若

屬教授可懷曰彼刼上供錢可恕乃盡繫之獄諸宗大譟曰所奪假王賂耳何上供之有明日羣譟入軍門擅釋繫者曾應治至衆爭毆之應治竄入可懷署内宗人隨而入可懷亟出解諭語過激諸宗羣詈之及覩案上奏草則言劉奪上供者也於是羣毆可懷立斃時變起倉卒獨三才與按察使李濤在宗人素服三才指可懷座曰使公早坐此寧有今日耶三才因好言曉之稍稍解去乃密授意諸郡王計廉諸宗人俟命亂乃大定初三才牒報巡按御史吳楷止言奪金殺巡撫楷即奏聞一貫大驚力言楚人好亂請亟

遣廵撫集兵協捕都御史温純議即用三才一貫慮三才不為已用乃用右布政使梁雲龍命未至楷惑流言奏告逆宗克期舉事謀據南都一貫益驚倉皇請發兵帝震怒立詔南京鄖陽江西河南勒兵進討一貫又言逆宗無状敢指斥乘輿誣陛下納賄庇王帝益怒捕反加急其實宗人自三才解散後端居城中無一人越逸及楷自荆州陳兵至則亂已定既而雲龍命亦至諸宗人悉就縛楷等欲實前疏則妄言一鼓就禽而隣鎮兵來者不止三才説雲龍檄止之城中乃安比會訊雲龍等欲坐宗人反三才力爭雲

龍忿然曰世有不反而擅殺巡撫者乎乃列五等以
上詔戮二人賜四人自盡錮高墻者二十三人降革
者又四十人三才以志不盡行引疾去其後御史潘
之祥追論楚獄言當時無有為平反者詞頗侵三才
三才時督薊遼奏辨且乞罷帝不問也三十七年徵
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嚴治跋軍者士得宿飽獨
石賈人因醉格殺屬夸七人其長擁衆城下請用漢
法抵死三才令嚴陣而待使使償以貸如夸法遂歛
兵去有盜馬且殺追騎者為停其歲賞其長縛犯者
以獻四十年進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保定軍務時

薊鎮市賞厚於他鎮諸部遂肆邀挾賞額日增三才言敵情無厭當撙儉設伏與之相持勿徇其請彼欲增新我且廢舊則彼無所利而操縱可施從之三才乃嚴飭所部增賞者與失律同科自是將吏無敢妄增者插酋虎墩兎嘗犯廣寧錦州又攻陷大安堡三才與遼東巡撫郭光復議停其市賞賊怒更犯大定為官軍所却賊不得志則畀詞叩關請復貢市攢刀為誓三才等乃奏復之四十五年召為兵部尚書協理戎政明年四月崔景榮去兼署兵部事時撫順既失總兵張承胤陣亡遼左告急無虚日三才請責督

臣汪可受刻期出關發登州三營兵從海道渡遼策應嚴戢京城十六門守軍罷內臣提督又以山海關薊遼門戶請專設大將薦故總兵官杜松王宣忠勇可任方是時朝政積弛兵食皆絀奏請率不得命又左右侍郎皆缺職方亦在告三才上總堂篆下兼曹務羽書旁午朝請夕奏署事五閱月以勞成疾再乞休不允又明年四月疾已亟猶強起視事日旰舁歸遂卒贈太子太保謚恭敏弟三省

三省字曹叔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簡討中貴趙綱慕其名置酒邀之三省麾其使不往時人

重馬言者請以宋儒羅從彥李侗從祀文廟下史官議三省力言當祀遂得請光宗已為太子而福王尚留京邸三省首疏請王之國歷贊善諭德充東宮講官四十六年當主應天鄉試時皇太子輟講已久三省言侍從青宮當效啓沃春初曾奉秋爽擇吉之命不敢遠離講幄失職曠官遂已尋擢庶子乞假歸天啓初起少詹事累遷禮部尚書時魏忠賢方熾奸黨用事凡與東林忤者輒以中旨起之三省言廢籍諸臣非經察典則黨論罷中旨即家起之不復衡量人品非所以示風厲也門王叙勞過濫京卿猥多不知

吳時三殿告成何以加之疏入甚爲時所嫉會毛文龍以邊功媚忠賢請宣捷告廟三省持不可忠賢益怒三省遂移疾乞歸詔落職閒住三省器度凝遠當官持正不撓兄弟並以風節稱崇禎初起南京禮部尚書辭不拜七年再起故官協理詹事府仍不赴卒贈太子太保諡文介

翁正春字兆震侯官人萬曆中舉鄉試署龍溪教諭二十年擢進士第一授修撰累遷少詹事三十八年九月拜禮部左侍郎代吳道南署部事閏二月日有食之正春言日衆陽之宗仲冬一陽始生日乃薄蝕

其變尤甚良由陽德實虧故上天垂象陛下自二十年後財貨日聚人材日殘章奏日積至今日而極矣紫閣黃扉寥寥孤唯六卿九列落落晨星天下不見陽和但聞摧折是以上天譴告謫見於日陛下誠宜翻然轉移修救前闕不然臣恐禍至之無日也不報明年秋萬壽節正春獻八箴曰清君心遵祖制振國紀信臣僚實賢才謹財用恤民命重邊防帝雖不能用然心善其言吉王翊鑾請封其支子常源為郡王正春守宗藩要例言翊鑾實例後進封其支庶宜止本爵乃授鎮國將軍王貴妃薨久不卜葬正春以為

言命偕中官往擇地既得吉中官猶以貴煩難之正春勅然曰貴妃誕育元良他日國母也奈何以天下儉乎奏上得報可代王愛次子咼莎欲廢其長子咼渭朝議持之二十餘年不决至是正春集衆議主立咼渭既難留中然咼渭卒得立琉球中山王遣使入貢正春言中山已入於倭今使臣多倭人貢物又雜倭器其心叵測絕之便否亦宜詔福建撫臣量留土物宴賚使臣如制毋俾入朝帝是之時皇太子輟講已九年正春累疏懇請最後具三疏并及福王之國瑞王婚禮語並切摯皆弗聽四十年進士鄒之麟分

校鄉試私舉子童學賢為御史馬孟禎等所發正春議黜學賢謫之辭而不及考官郭淐朱延禧給事中趙興邦亓詩教因劾正春徇私正春引罪求去不許頃之言官發湯賓尹韓敬科場事正春坐敬不謹當褫官敬黨大恨謀齮齕正春而詩教亦素厚敬遂劾正春支吾首鼠正春疏辯益求去帝雖慰留然自是不安其位明年改吏部掌詹事府竟以侍養歸天啟元年起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楊漣劾魏忠賢正春亦抗論忤旨譙責明年御史趙循昌遂希指劾之正春再疏乞歸帝以皇祖講官特加太子少保賜勅

馳傳異數也時正春年適七十母百歲率子孫奉觴
上壽鄉閭艷之未幾卒崇禎初謚文簡正春風度凝
整終日無狎語倦不傾倚暑不裸裎目無流視見者
肅然其教龍溪時芝生學宮又有五色雲之異遂魁
天下明三百年間職官冠廷對者二人曹鼐以典史
正春以教諭云

余懋衡字持國婺源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永新知
縣時江右未行官解法懋衡始揭之大吏下之列郡
民大稱便徵授御史甫拜官即陳礦稅之害言與其
騷擾里巷榷及雞豚曷若明告天下稍增田賦共襄

殿工今避加賦之名而為竭澤之計其害實倍於加賦臣竊不取疏入忤旨停俸一年巡撫陝西值稅監梁永肆虐力抑之永嘗輦致私物於畿輔後人馬甚衆懋衡輒奏於朝永大恨其爪牙樂綱倚比為奸漁獵無度慮懋衡終為己害則厚賄其膳夫俾毒之懋衡旬靖邊還至寧塞再中毒再下之得不死收考膳夫獲其賄及橐中餘蠱遂上疏極論永罪且自乞罷言官亦交章論永帝皆不省永慮軍民為難亦自危乃廣召亡命擐甲執兵晝夜防衛御史王基洪聲言永必反陳諸斬關及殺掠吏民狀甚悉而巡撫顧其

志既至頗諱之永因得藉口飾辯帝亦疑御史言不實而咸寧長安二知縣持之益急諸無賴懼稍稍散去其渠魁多私裝恐為有司所跡則托言永遣乘馬挾弓矢結陣而逃又有王九功石近章輩馳出北門欲逸縣隸知之追及華陰相格鬭頗有所傷已皆被繫懋衡遂以反逆聞是時永窘甚爪牙盡亡獨網在乃教永誣劾咸寧知縣滿朝薦朝薦被逮而永非久亦撤還閔中始靖懋衡尋以憂歸起掌河南道事擢大理右寺丞引疾去天啟元年起歷大理左少卿明年進右僉都御史與尚書張經世共理京營戎政日事

較閱徵勸有方進右副都御史改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三年八月進推南京吏部尚書以懋衡副李三才推吏部左侍郎以曹于汴副馮從吾帝皆用副者大學士葉向高等力言不可帝弗聽懋衡于汴亦以資後三才等力辭新命不拜竟引疾歸明年十月再授前職懋衡以璫勢方張諸正人去國遂堅卧不起既而奸黨張訥醜詆講學諸臣以懋衡從吾及孫慎行為三大頭目遂遣削奪崇禎初復之懋衡雅持風節居官有幹局學以洛閩為宗徽州故有紫陽書院以懋衡嘗主講席訥遂奏毀之

論曰諸人者並學行表表屹然自負不幸生於權璫之世遂身羅坎坷掛名黨籍雖旋得昭雪而受禍已多天地間人才有幾一旦摧折於刀鋸之餘國無人分其何能立覆亡之禍不待再計矣